

# STARCRRAFT®

HEART OF THE SWARM



BILZARD  
ENTERTAINMENT

---

# 撤离

“你听到了吗？它们已经进了墙里边了”

那些金属的撞击声在狂风之中很难听清，但断然不会有错。围坐在桌边的四人靠得更紧了些，并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为了取暖。

“你们觉得呢？”普雷斯科特完全没有掩饰他的紧张，“我想那些墙壁很厚，它们大概不至于——”

“闭嘴，”加里克又出了一张牌，“他在吓唬你，”他向对桌的玩伴投去会意的一笑。“也许哦？”

他们喜欢吓唬他，恰恩明白。他们都迷上了捉弄普雷斯科特的感觉，看着他忽明忽暗的脸色比过去三天里所有的事情都有趣，至少比打牌有趣。

“如果它们在墙后面，我们就玩完了。”霍尔特不露声色地说，然后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，“它们会把电缆咬断，然后我们就得冻死在这鬼地方了。”

加里克又摸了张牌：“不会”他应道，“在冻死之前，我们就会被它们吃了。我们是方圆几里内最暖和的东西。这些虫子肯定会先来我们这儿。”

这位老兵至少有一点没有骗人，这里太冷了。六小时前，熔炉就烧坏了。尽管他们在这个旧碉堡里找到了不少东西，但却不包括燃料。碉

---

堡的地下热源系统目前是他们唯一的热量来源，但这实在是杯水车薪。

“他们肯定还没来，”普雷斯科特争辩道，“幽灵会看见他们的，否则他老早投弹了，我们也早就离开这儿了。”

加里克咕哝着反对说：“不是幽灵，孩子，是幽魂。大大地不同。”

第二轮胜负已定。霍尔特赢了那只罐子，以及六个大号洗碗机，十个小洗碗机，还有几块破烂的多米诺古牌。昨天他们还在为午饭和冲淋的而比赛，但目前这个情况下，他们未来已经变得难以预计。可惜多米诺骨牌的数量不够他们拿来玩游戏，恰恩想，否则至少会比玩牌有意思。

“也许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他的，”普雷斯科满怀希望地提出，“也许他已经准备好投弹了。”

“也许他已经死了，”霍尔特把他的话堵了回去。接着是一股令人不安的沉默。这句话正是在场每个人最担心的事情，只是没人想说出来。

“我.....我想——”

“谁管你想什么”，加里克打断了他的话，“撤离船不会来了。如果特工被干掉了，我们就真的叫天天不应了。没人知道我们在这儿。”

这可能是真的，恰恩想。他们接到的指令非常明确：他们必须呆在这座营地的废墟里，直到发现虫子的踪迹为止。到时候，分配给他们队

---

伍里的那个幽魂就会呼叫一次精确的战略核打击，然后使用无线电要求撤离。

简单地考虑一下，他们就是诱饵。

和其他人一样，恰恩并不喜欢这一点，但这毕竟是他的第一份任务。他的第一次外出任务。除非别无选择，他并不想越权行动或是违反指令。

唯一的问题是那个幽魂。他已经失去联系 26 小时了。事实上，在整个任务中他们根本没人见过这个幽魂。他们一直都只能通过一台破烂的通讯器听到他的声音。而现在，那通讯器静得瘆人。

更糟糕的是，那名幽魂是唯一一个知道撤离联络线路密码的人。

“再呼叫他看看”，恰恩对加里克说，“所有的频段都试一次。”

“你以为我没试过？”这名士兵轻蔑地说“除了静噪声以外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那我们必须自己去找他了，”恰恩说道，“我们必须去确认。”

霍尔特和加里克无言地交换了下想法。恰恩知道这两位老兵经历过不少任务，他尊敬他们这点。这两人曾经一起经历过许多恰恩梦想中的冒险。这也是他应募入伍的原因。

很长一段时间没人说话。

---

“我们当中抽一个人去，”霍尔特明确地说。事实上，他并不是指挥官，这里没有一个人是——带领他们的下士已经失踪了。

普雷斯科特满腹狐疑地问：“一个人？”

加里克慢慢点了点头表示同意“娘娘腔说得对。现在是该行动了。”

“谁——”

“我们玩牌决定，”加里克说着拢起了牌堆。

这营地说小也不小。幽魂呆在南边的哨塔里观察情况。要去那边除了直接通过露天场地以外别无它法。而谁都知道那里又黑又空旷，最主要的是冷的要命。

恰恩看着这个壮实的老兵洗完那副到处都是卷皱的扑克牌，他那宽大手背上满是伤痕。这副牌让他们好好忙了一周。

加里克迅速地分完了牌。“输家去，没的反悔，没有‘三局两胜’。你一个人出去一个人回来，我们呆在这里决定下一步。同意？”

每个人都点了头。普雷斯科特是最后一个点头的。确实没有别的什么需要讲的。恰恩看着其他人都拿起了牌，才伸出手去拿自己的牌。

两张 Q。大，很大。

---

“三张，” 恰恩说着将剩下的牌面朝下放到了桌上。其他人也跟着换下了三张牌，除了普雷斯科特。经过了一番犹豫以后，这位年轻的士兵只弃了一张牌。

“你只要换一张？” 加里克问他。普雷斯科特用几乎像是在抱歉的神情点了点头。加里克耸了耸肩，分出了剩下的牌。每个人都拿起了自己的牌。

“你先，” 霍尔特对着恰恩说。然后别过头去吐了口痰。

恰恩一言不发地放下了那三张 Q。加里克见状不由得吹了声口哨。

“你他妈真走运，娘娘腔。看来你不用去了。”

“我也不用，” 霍尔特翻开他的牌，那是一对 J，“感谢上帝，我已经冻的连蛋都掉了。”

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加里克身上。他刻意让他们等了一小会儿以酝酿情绪。“一对 9。” 他最后说。然后为了让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，这位老兵把自己的牌面朝上放在了冰冷的桌面上。

轮到普雷斯科特了。他不安地在坐位上扭动着身体。眼神在自己和别人的牌之间移动着。最后他胆怯地手头上的牌，让大家都能看到。

“没戏，” 霍尔特扫了眼他手里的牌，“五散牌，带一张尖”

加里克拿过普雷斯科特的牌，然后把它们全摊在了桌上，“你他妈是想干嘛？搞中张顺子？” 他大手一挥扫开普雷斯特的牌，“你忘了这副牌在我们找到它的时候就已经少了一张 K 了吗？太蠢了。”

---

普雷斯科特依旧什么也没说，他耷拉着肩膀摇了摇头。然后举起双手示意投降。

“衣服穿厚点，” 加里克拿起自己的牌，“外面可——”

恰恩突然拽住了加里克的手腕。“把手抬起来一下看。”

老兵恼怒地缩回了他的手臂，就好像被碰到了伤口一样。恰恩任由他抽回了手，只是看着眼前的牌面说了句：“看来你有两张方片 9。”

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了加里克的手上。恰恩说的是真的。

霍尔特爆笑道：“哦，伙计！你是从哪弄来那东西的？那么多次有去无回的任务……我跟你一块抽签那么多次，我一直以为你绝不会对我耍花招！”他继续大笑，用手按住那张作弊的牌。那张牌不止来自另一副扑克，而且连背面的颜色也不一样。

“闭嘴！”加里克恶毒地咒骂道，他向着恰恩方向狠狠地瞪了一眼，“这个小娘娘腔有三张 Q。真可爱。他这辈子也就只能在牌桌上看到 Q 了！”

加里克突然站起身来。他足有六英尺半高，他一脚踩在桌上，然后伸回腿让大家看到他腿肚子上那块被咬掉一大块的伤疤。

“看见没？”他指着伤疤说，“那是一只异虫女王咬的，我在第纳尔斯星区见过真正的 Q，我们第一天就损失了 800 个兄弟，第二天 600 个。”

---

每个人都站在那里不说话。普雷斯科特的眼睛不愿意离开地板。霍尔特依旧在笑。

“还有这个，” 加里克拨开自己脏兮兮的头发，“这被一把手枪打的，直接给我的头开了个洞！” 他用手指戳了戳那个孔。“是友军开的火，那天真他妈走运！”

恰恩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但普雷斯科特却害怕地往后退去。加里克抓住他的肩膀，贴近他的脸。他那口黄牙离普雷斯科特的鼻子只有几英寸远。他咧开嘴咆哮道。

“你去，” 他喊道，“这点不会有变化。我已经出过力了，我年纪大了，做不了这种事，现在轮到你了。”

加里克慢慢地放开了他的手。普雷斯科特跌坐在椅子上，彻底被击垮了。很明显，他眼下哪里都去不了。

“我去，” 恰恩出乎意料地说了句。

霍尔特惊讶地看着他，好像是第一次见到恰恩一样：“嗯？你确定？”。

“确定。” 恰恩点点头，似乎是在说给自己听，“我可不想继续在这儿发呆。让我们快点结束这事吧。”



---

这套旧式战斗服非常沉重。他们在碉堡的军械库里找到了这套装甲的胸甲部分，并在压力们外面的床角柜里找到了腿甲。这套旧盔甲完全没有动力供应，贴在恰恩的身上感觉冰冷冰冷的，但至少还可以抵御寒风。

腿甲和护手完全找不到。恰恩差点连头盔都没有就得出门。“这儿，”就在恰恩走出门的时候，霍尔特丢给了他一顶没了护目镜的头盔，“勇气是好事，但愚蠢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”说完这些，这位老兵转身回到了碉堡里。

碉堡外狂风刺骨，恰恩必须把身体前倾才能勉强避免自己被吹倒。碉堡门口的两个人一边给他指示，一边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屋子里面。

“南塔在那边，”普雷斯科特对着恰恩喊道，他已经从头到脚冻僵了，“往机器库那边走，然后经过第三个车库，碰到墙以后左转，然后直接往前走。”

恰恩点点头。加里克把自己的枪递给了他，然后再他肩上重重一拍：

“好运！”

“我走以后记得封住门。”恰恩提醒他们。

加里克笑笑：“不用怕。”

---

他的同志们小时了。恰恩转身向着狂风前进。边咒骂着这该死的风向和他的前进方向正好相反。他一步步地前进，用一只手护住眼睛，另一只手支撑住身体。

要去机械库就得穿过一片宽阔的空地。这是这趟旅途最麻烦的包袱恩；由于周围没有任何建筑，风力几乎加强了两倍，寒冷程度几乎加强了五倍。它像液体一样在他身上流动着，通过他暴露的脸孔吹进了他的脖子和胸甲里。恰恩的双手很快冻住了。由于他试着用手护住眼睛，他的手指冻成了类似敬礼的姿势。

然而，他仍在一步步地向前迈进。很快，恰恩发现自己已经通过了这块冰冷光滑的空地的一半。放眼四顾，他感觉自己正身处什么幻境里。往身后看，他几乎辨认不出那低矮的碉堡的轮廓。往前看，那机械库好像遥不可及。低头看，脚下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光滑的黑冰，及其下冰冻着的沥青。

恰恩握紧了他的钉刺枪继续前进。他花了十几分钟才穿过空地，又花了两到三分钟抵达机械库。正如普雷斯科特所言，他看到眼前成排的车库，于是向着那个方向走去。这时，他惊讶的发现，第二个车库是开放着的。

他一直希望有地方能让他进去躲避一下寒风，并让四肢回复一下血色。而眼前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走运。恰恩蹒跚着穿过狂风，走进了黑暗的车库大门里，来自前方的冲击力消失了，他不得不重新稳定了下自己的身体。

---

很难相信，就在几个月以前，这座边哨还在运作中。环顾四周，恰恩试着想象几百号人在里面工作的情形。他们驾驶着机械，维护着防御系统和建筑。他们睡在兵营里，在食堂吃饭，种植他们自己的产品，并保养着发电机。

直到异虫出现。恰恩站在原地，活动着他的四肢。他感觉这种事情好像经常发生。

这时，在车库的角落里.....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移动。

一开始动静很小，几乎无法察觉。但他的眼睛渐渐习惯了没有月光的黑暗，恰恩开始注意到一些异状。在各种货物的背后有什么东西在移动着，暴露了它的位置和大小。等到恰恩的大脑明白了过来那是什么，他已经开枪射击了。

钉刺枪的火花以每秒三十次的速率照亮了黑暗的房间。那只跳虫很快就暴露在了一片血花和组织碎片中，挣扎了几下然后就死了。恰恩看着它的身躯在黑暗中蜷曲着，然后被他的钉刺弹撕成碎片。但他仍然持续射击了好一段时间。

“*异虫。就在这儿。*”虽然恰恩的身体因刚才的战斗而热了起来，但他的背后却传来一阵寒意。他感觉手中的钉刺枪非常温暖。它沉重而又有力——似乎正在请求恰恩继续扣动扳机。这种情绪影响着他，又或者单纯是因为他的身体像要对四肢传递更多的热量。

---

恰恩打开了枪伤的探照灯，照亮了敌人的尸体。甲壳的残片布满了整个车库.....鲜血、粘液。还有四周墙上粘着的，只有上帝知道是什么的东西。

士兵谨慎地前进着，用枪尖挑了挑跳虫的残躯。他惊讶地发现对方的体型原来并不大。而且看起来似乎非常的.....无害。恰恩站在那里，怀疑地想着为啥这种东西会那么危险，并成为许多可怕的故事的主角。

这时，第二和第三只跳虫从背后扑向了他。

讽刺的是，救了他的正是它们的速度。跳虫的冲击力把恰恩撞得跌倒在地，他的钉刺枪也被撞飞了出去。他的来两个攻击者飞得比他还远。它们撞上车库光滑的背墙时，爪子和利刃发出的刺耳撞击声。

其中一只撞得太重，四脚朝天地在地倒在地上。恰恩判断它是被撞晕了。它在冰冷的地板上挣扎着，努力翻身起来，一只破碎的翅膀扭曲成了一个古怪的角度。恰恩呆呆地看着它挣扎。他能感觉到这个生物的眼神中传来像要将他吞噬的狂暴。在黑暗中，这对橙色的眼睛就燃烧着的煤球。

而另一只跳虫极有可能在他拿回机枪以前站起来。恰恩不敢冒险，狠狠地往这只虫子节状胸腔上踢了一脚。这一脚踢的正是时机，正好避开他被对方那两把大镰刀刺中的命运。

在它们试图恢复平衡的时候，士兵弯腰捡起他的钉刺枪。恰恩挥起长枪，迅速盲射了两梭子弹。而目标正好落进了一堆障碍物后面。恰恩

---

不确定自己是否命中了目标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继续开了几枪。晦暗的障碍物后面飞起了不少破碎的金属和弹壳残片，以及烟尘。

他突然想起了另外一名敌人，转过身去，士兵惊恐地发现前一只跳虫已经不见了。恰恩精神地往着出口的方向退去，并同时警惕地看着四周，寻找那对橙色的眼睛。在烟硝的黑暗中，只有那对眼睛才能暴露他敌人的位置……至少别人是这么教他的。

当他步出车库，狂风瞬间吹得他无法维持平衡。撒遍地面的月光似乎亮的不可思议，和黑暗的车库内部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恰恩盲目地响着车库内部扫射了一小会，以争取时间进一步脱离这个可怕的地方。他边退边间歇性地射击，狂躁地寻找着他的下一个目的地。

他只低头瞄了一眼。钉刺枪的弹药数量 LED 闪烁着一个数字“01”。而当他再抬起头来，那个生物已经穿过了车库的大门。它布满尖牙的下颚撕开了他的上臂。恰恩在看到它之前就先感觉到了疼痛。

恰恩用枪口顶住跳虫的躯体，并疯狂地射击。最后的五六十发子弹把这个生物打成了一块破布，将它的躯体撕成了两半。最后一发子弹的声音在空旷的基地里回响着，重复了七八次才安静下来。

恰恩的前臂血流如注，鲜血染满了他的左手。他肩膀上的肉也裂开了，传来一阵阵的刺痛，好象有什么毒液在他体内流窜。他丢下弹药已经显示 00 并发出警告音的钉刺枪。转过身去，向着第三个车库飞快地奔去，并寻找普雷斯科特所说的那面墙壁。

---

墙壁非常巨大，找到它没花多少时间，它有四十码高，而且厚得不可思议。墙顶上原有一个位置曾安放过机枪塔。现在只有几根电线从一个空洞里垂下来，在狂风中来回摇摆。

恰恩花了不少功夫解开自己的胸甲，并把它丢到一边。盔甲的上半部分已经扭曲了，每走一步都会戳着他的喉咙。没有了枪和护甲，他感觉自己好像赤裸着，但全身也感到不可思议的轻松。他转向南边并开始前进。

他向前一百码后停下了。墙上有一个能装下两辆卡车的大洞。包裹着墙体的钢铁从外向内熔化了，地面上覆盖着大块的硬化的熔渣。如果这是一颗燃烧炮弹的杰作，这倒是很正常。唯一的问题是，不存在这么大颗的炮弹。

他身上的每一丝自保本能都尖叫着让他赶快离开。恰恩已经看到了那座哨塔，像个鬼怪一样耸立在远处。趁着自己的幽默感还没有完全消失。他挤出了一丝紧张的笑声，结果非但没有让他感觉好些，反而吓到了自己。

还有一半的路就能到塔下了，恰恩的直觉却让他转过了身来。在身后的远处，有什么物体在沿着墙体以不可思议的高速度向这边奔来。

一只断了翅膀的跳虫追过来了。

恰恩拔腿狂奔，坚硬的冰沥青让他的脚部非常疼痛。赶到塔中是他唯一的机会。他考虑过是否要在这个怪物接近他之间给它一击，但目前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可能性。

---

奇怪的是，他出汗了。他身处寒风之中，身上还在流血……但是他觉得这辈子都没有这么热过。他的衬衣被鲜血和汗水浸湿了，而他的肺部因为吸收太多冷空气而狂野地燃烧着。塔已经渐渐接近，像一根圆润的金属长矛刺向天空。

他比那个野兽更早抵达哨塔的电梯，并按下了黄色的大按钮。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恰恩的心瞬间沉了下来。他再次拼命地敲打按钮，然后意识到这根本不会奏效。

整个营地目前正在用备用电力在运作——只能维持生命维持系统和紧急照明系统。在碉堡里生活的那一周已经让他了解到了这一点。只是在那一瞬间，他没有想起这点。

恰恩能听到那个跳虫的声音了。它边冲刺边在尖叫。这比实际看到它还要令人害怕；这个生物的非人尖叫渐渐盖过了狂风，随着它的接近越来越响亮。很快，它就会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在他的耳边重复那叫声。这声音无疑会让他疯掉的……在它的牙齿咬断他的喉咙前。

还有消防梯可以用。消防梯固定在塔的背面，一直延伸到塔顶。恰恩快速跑上楼梯，根本不敢回头看。他把手尽力地往前伸，拽住最高一级的横板，然后拼命往上爬。

在他距离地面两英尺时，跳虫终于缠上了他的脚腕。这个生物的力气大得和它的尺寸完全不相称，恰恩拼命想甩开它，但它的利刃深入骨髓。恰恩试着用另一只脚去踢开它，但只踢到了空气。下放传来的尖叫声似乎从愤怒变成了胜利的怪啸。

---

跳虫正在蹂躏他的双腿。这痛苦几乎无法忍受。怪物利刃般的前肢来回切割着，把血肉一直溅到塔底。恰恩咬紧牙关尖叫着，全力往上爬去。他的膝盖撞上了什么东西，但他依旧继续向上爬行。

随着那怪物猛力的一推，恰恩的身体撞上冰冷的铁塔。响亮的金属撞击声非常刺耳，一时间驱散了他被疼痛笼罩的思绪，他的头脑突然清醒了。

*毒刺枪。*

恰恩用一直颤抖的手去摸索他的佩枪。C-7 枪在他手里无法控制地抖动着，瞄向下方。他不顾那高分贝的尖啸和随之而来的非人惨叫声，一次次地扣动扳机。这些声音震荡着他的头骨，几乎要把他逼疯，但恰恩仍一直扣动着扳机，直到他听到的只剩下一连串代表子弹已经射空的咔嚓声。

他睁开眼睛向下看去。毒刺手枪已经把跳虫钉在了冰冷的地面上。它蜷曲的身体徒劳地想要挣脱，但是它已经完全支离破碎了。

恰恩往下爬了一步。把枪托对准怪物的头部狠狠地砸了过去。然后，他慢慢地，在狂风之中，向着 60 英尺高的塔顶爬去。



---

塔的内部有着令人满足的温度。两个蒸汽熔炉负责提供整座塔的热量，而当恰恩爬上塔顶时，发现它们正在全力运作着。

塔顶的消防门已经被砸开了，应该是那个幽魂所为。这是个好兆头。考虑到这一点和室内传来的热量，恰恩觉得前景十分乐观。

他走进观察仓里，眼前的景象让他窒息。巨大的玻璃钢墙壁将整个地区的景色一览无遗。两个白色的月亮低垂在东方，照亮了整个荒芜人烟的荒原。这是一幅孤独而迷人的景色，美丽而凄凉。

恰恩凭着玻璃钢的反射打量了一下自己。他从头到脚覆满了鲜血和污渍。他的肩膀肮脏地鼓胀着，他腿上的伤口更为严重。他静静地看着，心想加里克是否还会再叫他娘娘腔。

在观察仓的另一端站着一个人。他的半个身体笼罩在阴影里，抬起头观察着窗外。这就是那个幽魂了。他站在原地，没有任何动作，恰恩一时间怀疑他是否已经死了。

这时，幽魂的头转了过来。他转身看向恰恩，似乎在打量着他。恰恩没法看到这个人脸上的表情——他面具上的机械眼睛空洞地发着光。这情景十分惨人。

“嗨，”恰恩脱下头盔喊道，“嗨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不跟我们联络？”

---

幽魂仍站在原地，两手交叉在胸前，注视着眼前的黑暗。恰恩等了半分钟也不见对方回话，他鼓起勇气向前走了一步。

“我们不想再烂在那个碉堡里，”他说，他的语气有些咄咄逼人，但与他在外面经历的那些考验相比，这并不算什么。他的恐惧很快褪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愤怒。

“该离开这里了。呼叫撤离船。虫群不会——”

远处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恰恩的视线。他下意识地向着玻璃钢窗走了两步。他在下面看到了什么。在营地的墙壁之外。

“我们.....”

士兵把话噎在了喉咙里。地平线的那一边，又什么东西在移动着。搅动着..... *就像是虫群。*

“是虫群！”恰恩就被这景象震住了，“就在那儿！”

数百，不，数千的虫子在营地外的远方集结着。它们并没有前进，但恰恩能感觉到它们兴奋的喧嚣声。他看到一大片的跳虫，还有几只巨大的虫子夹杂在队伍之中。远方的天空中还有几只异龙在缓慢地盘旋。

幽魂一句话都没有说。

恰恩兴奋地走向观察窗口：“就在那，快呼叫核打击！现在使用核弹就能把它们一网打尽！”

---

机械而诡秘地，幽魂吐出了四个字：

“已经完成。”

恰恩闭上了眼睛，一股轻松而愉悦的心情涌了上来。核弹终于要来了。它们终于可以回家了。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抹去了脸上的汗水和头发。他已经开始想象远处撤离运输船的引擎轰鸣声。

一切顺利。一切顺利，除了地板上的红点。

随着液压装置的嘶嘶声，幽魂的护目镜升了起来。护目镜后是一双苍白呆滞的眼睛，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。他的身体因为机械性的冲击猛地向前地向前移动了一下。这时，恰恩看到了感染者的触手正刺在面前这个男人的脊柱中。

“已经完成。”幽魂重复了一遍这句话，但他的嘴唇却没有移动。相反，他的面部肌肉开始扭曲成一个难看的笑容。那是一种只有不懂得微笑的生物才会作出的肮脏而不自然的笑容。

幽魂退入了阴影之中。恰恩最后看到的東西是隱形裝置啟動時的光線扭曲。

他的嘴巴张大了，体内所有的血液正急速消失。

地板上的红点仍在继续闪烁着。蒸汽熔炉的轰鸣声变得越来越响亮。